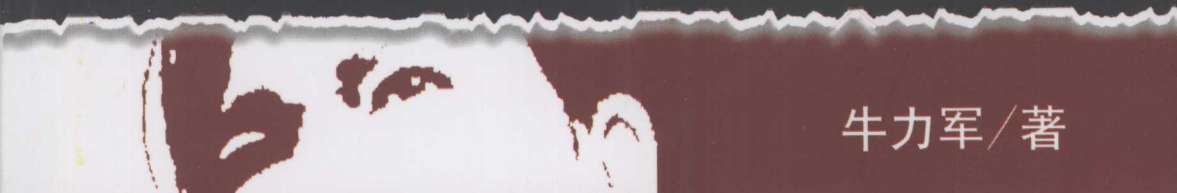


派出所长



牛力军/著

警察三部曲之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牛力军/著 警察三部曲之二
JING CHA SAN BU QU ZHI ER PAI CHU SUO ZHANG

派出所长

POLICEMA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派出所长/牛力军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387 - 2279 - 6

I. 派... II. 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953 号

派出所长

- | | |
|-------|---|
| 作 者 | 牛力军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魏洪超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
| 网 址 | www. shidaichina. 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660 × 960 毫米 1/16 |
| 字 数 | 275 千字 |
| 印 张 | 18.5 |
|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言为心声（序）

小时候，派出所是大人们用来吓唬孩子的地方儿，他们常瞪大眼睛说的一句话是：再不听话，把你送派出所去。儿时记忆中，派出所可不得了，人无论犯多大的错，都要到那受罚。再大点，记事了，恰赶上一九八三年“严打”，好家伙，凡是带腥味儿的流氓、小偷儿被派出所抓了去，统统收拾，真是大快人心。那时派出所在我心里是那么的神秘，所里的民警厉害，派出所长则有些伟大了。我隐隐约约多了份向往和憧憬，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那里的一员，威武，威风，神气，令人敬重，敬畏。

一九八六年，我考上了警校，穿上了警服。三年后，我终于跨进派出所的门，成了向往已久的民警。从此，熟悉人口，开展防范，破案抓人……派出所不再神秘。

二〇〇三年，组织上调我到派出所当所长，开始为一方平

安运筹，谋划，倾心，尽力，期间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尽尝。有过侦破大案后的狂喜和满足，有过为百姓做好事后的欣慰和开心，也有过面对重任的力不从心，留下的无尽遗憾……可以说，在我二十年的从警生涯中，派出所长这几年的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值得珍藏的回忆。我为曾经是一名派出所长感到荣幸、自豪。

处女作《河东河西》发表后，不少人问我还写什么，我回答还写警察。因为我是警察，熟悉警察，这是任何一个非警察职业作家都不具备的天然条件，而对我则是得天独厚，是我从事写作最大的资本，也是我写下去的力量源泉。

我虽然已经离开派出所长的岗位，但我的心一直没有离开过派出所，永远也不会离开。

向我的战友——派出所长们致敬！再苦再难，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希望老百姓都能关心、支持离你家不远的派出所里的所长和他的弟兄们，他们不易。谢啦！

作 者

2008 年初冬

提起警察这活儿，绝大多数人都会提到一个字——险。

险在何处？一是危险，警察是同罪恶做斗争的专门职业，他们注定要和那些狡猾、奸诈、凶残，甚至是亡命徒的对手过招，怎能不危险？据公安部统计，自一九八三年“严打”以来至今，平均每天就有一名警察在同犯罪分子斗争中英勇牺牲，平均每小时就有一名警察受伤。

二是风险，用老百姓的话讲，好出事儿，动不动就有被扒掉警服的，进监狱的。也难怪，警察常年置身于社会黑暗面、阴暗面，和盗贼、劫匪、杀手、黑道打交道，不可能不受熏染，正所谓“常在河边鞋易湿，天天舞墨手易黑”。

警察堆儿里关于警察出事儿流行两个说法：一个是“七宗错说”，即酒、色、财、气、枪、车、特，意思是说，警察在喝酒、女人、钱财、动气、动枪、驾车、特权七个方面容易犯错误，栽跟头。

另一个是“门里门外说”，说警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职业，这个门就是监狱的门，稍不留神，就从门外滑到门里了。警察代表政府形象，其言行举止群众甚为敏感，一旦“丢”了警服，抓人的被抓，送别人进监狱的被送进监狱，上级震怒，百姓漫骂，媒体笔伐，不仅出事的没人样，领导受牵连，而且出事的单位跟着倒霉，这一年无论破了多少大案子，做了多少好事，都付之东流，真是一丑遮百俊。

二〇〇三年，对于宜春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西隆镇派出所来说就是个灾年，队伍接连出事。十三个人的派出所，一年竟出了三起警察违纪案件，其中有两起还涉及到派出所所长。三月初，治安警温遇成上午刚受理一起斗殴的治安案件，晚上就接受一名当事人委托中间人的吃请，并收下两条高档香烟，这事被本案另一当事人用摄像机偷拍下来，直接告到宜春市公安局纪委。温遇成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调离一线执法岗位。八月中旬，时任所长的谢长荣在审讯一名抢劫出租车司机的现行犯罪嫌疑人时，因他拒不开口，谢所长的一记耳光，将他的耳膜打穿，谢长荣刑讯逼供被免职。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继任所长席建成在其上任后第三个月，醉酒驾车将一名女大学生撞成重伤，被市局纪委禁闭。按照公安部《五条禁令》，人民警察酒后驾车应予以辞退，席建成的警察生涯就此结束，教导员闫城甫暂时主持了所里工作。

闫城甫，四十三岁，不到一米七的个头，“将军肚”微微隆起，黑脸膛，一双三角眼几乎被浓黑的长发遮住。转业进公安局前他在部队当营长，那叫一个牛。勤务兵每天早上给他打洗脸水，连牙膏都给挤到牙刷上；可一转业到地方，“长”没了，分到西隆镇派出所，大头警一个，跟部队当兵的没啥两样，甭说有人给他打洗脸水，赶上他值夜班，第二天早上还得拿着笤帚、抹布把派出所各屋收拾一遍，全无了营长的派头和威风。最让闫城甫受刺激的是，几个所领导都比他小，可支使他干活时就像支使儿女似的。闫城甫算是看透了，无论在哪干，只有当官，才能赢得尊重和尊严。凭借在部队大熔炉里打下的底子，再加上他在部队和公安局的双重老上级——现任东城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段光先的提携，这才于二〇〇一年被任命为西隆镇派出所教导员。谢长荣所长打伤犯罪嫌疑人被撤职后，闫教导临时主持了一个月工作，干得也不错，又找段副局长做些工作，本以为会

接任所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分局政治处副主任席建成到西隆镇派出所当了所长。为此，闫城甫心灰意冷，发誓不再过问官场。席建成醉酒撞人出事，闫城甫见席建成被关了禁闭，被辞退就差履行个手续，当所长的心又活了。他连夜给段副局长打电话，谈了想接所长的想法。段副局长让他先稳稳地把所里工作担起来，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事，最好干出些成绩。第二天上午，闫城甫召集全所民警开整风会，总结教训，加强整改，并让每一个民警发言表态。会刚开一半，九家建筑工程集团的董事长骆九家急三火四地闯进会议室说：“不好了！我儿子被绑架了，绑匪要一百万！”

一听骆九家的命根子骆开心被绑架，闫城甫先是一惊，随即心中暗喜。这么大的案子，如果在他主持这段儿破了，那可露大脸了，将为他“主持”变所长添上重重的砝码。想到这儿，他赶紧把会停了，将案情报到分局指挥中心。

西隆镇位于宜春市东郊，属城乡接合部，下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南旮旯子、北旮旯子四个村。骆九家是上不着天村人，绰号“骆千万”，意思是说他有一千多万，实际上九家公司的总资产已接近三千万了。四十二岁的骆九家能有今天，实属不易。他出生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下生后，娘没奶，家断粮。他爹跑遍了上不着天村七十多户人家，最后只在九户人家要出半袋子小米，总算没让他饿死。为了让他记住九户人家的救命小米，他爹给他起了骆九家的大名。

一九八一年，九家学成了瓦匠，当年靠给宜春一家国营大厂抹院墙，挣得第一桶金。一年后，他带一伙人进军宜春，承建工程，从盖平房到建大楼。十几年的光景，九家有了自己的公司，成了千万富翁，还当上了东城区政协委员。九家发达后，花了五十多万，为当年给他家小米的九户翻盖了新房，回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按说九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够风光了。可谁知他竟还有一桩令他吃不香，睡不着，甚至咽气时眼睛都难闭上的心事。九家二十四岁结婚，到他三十四岁时，他媳妇桂花共给他生了五个女孩儿，号称“五朵金花”，就是没个带把儿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凤无龙，家业难承。没有儿

子，骆家断了香火不说，将来这千万家产都得随女儿嫁人给了外姓。

一九九七年“十一”，九家到千山旅游时，偶遇一位在山里修行多年的大师。大师与他素昧平生，只是依据他的生辰八字，便把他的成长经历及婚后有女无子的心事说得一清二楚。九家听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请大师赐教。大师丢下八个字：垦耕新地，定有所获。九家有钱，养十个女人也养得起，要说寻寻刺激尚可，要养个能为他生儿的可得寻思寻思了。他是民营企业家，西隆首富，政协委员，养二奶，私生子，一旦败露，必定身败名裂。

九家有个铁哥们儿叫金生，也是搞工程的，见多识广，主意多。九家从千山一回来，就把自己的心事，大师的点拨，以及他的担心全跟金生讲了。金生让他向蒋介石学。蒋介石当年为了娶宋美龄，不得不提出与原配夫人毛氏离婚。毛氏起初不同意，甚至要以死相争。后来，蒋介石提出，毛氏离婚后，做蒋家主人，仍享受蒋夫人的礼遇和待遇，照样穿绸吃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毛氏见保不住婚姻，但保得住富贵，就答应了。金生让九家办假离婚。桂花虽出一张离婚手续，但照旧跟九家过日子。九家自由身后，再找个大姑娘，名正言顺地完成他的生子大业。这样，九家对外和在法律上，一个妻子也没有，可实际上一夫两妻，合情合理。

九家觉得这招儿高是真高，可让他跟桂花说离婚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桂花当年可是西隆一枝花，嫁他时，九家还是个穷光蛋。十多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九家觉得苦日子都过来了，如今自己发达了，为了要儿子，竟要抛妻弃女，得让人戳一辈子脊梁骨。金生说他这是假离婚，还和桂花一起过日子，没啥对不起桂花的，倒是没有儿子，对不起祖宗。最后，金生两口子出面找桂花谈。桂花开始觉得挺憋屈，大哭了一场，可又一想九家没儿子，整日不开心，还不如依他一次，要是再生个女孩儿，九家也就死心了，好在九家不离开这个家，就认了这事。

九家拿了离婚证，成了自由身，经人介绍与宜春三中的英语教师牡丹认识了。牡丹只有二十一岁，小九家二十一岁，貌似香港电影明星温碧霞。她明知九家玩的是假离婚，但图九家钱大，心甘情愿。牡丹也真争气，到骆家的第二年就给九家生了个大胖小子，乐得九家跪在产房门前，先谢天，

后谢地，并给儿子取了个能代表他心情的名字，骆开心。

2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四岁的骆开心在骆家大院外玩的时候，被人偷走了。

开心丢了，九家蒙了。他刚准备报案，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男子让他准备一百万，不许报警，否则就撕票。骆九家本想花钱买儿子平安，不报警，可又怕绑匪耍滑，落个人财两空，于是他来到派出所报案。

千万富翁、区政协委员的儿子被绑架，绑匪索要一百万，案情重大。东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翟永胜、常务副局长段光先接报后，立即带领刑警大队宋大队长及重案一中队的人马赶到西隆镇。

翟永胜坐在西隆镇派出所会议室的椅子上，刚刚宣布成立“一二二四”专案组，南岔儿村一个叫王永顺的村民到派出所报告，租他家房子叫二虎、二熊的刚才领回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又白又胖，孩子总哭，怕是有事。骆九家一听说孩子又白又胖，激动地对翟永胜说：“那孩子是骆开心，肯定是！”

十五分钟后，三十名警察远远地将王永顺的家围住。宋大队和三个刑警扮成收苞米的，跟王永顺回家，趁机抓绑匪，救人质。

一切都按专案组的设想顺利进行着。谁知，就在王永顺领着警察进院时，意外发生了。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刑警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案子，既兴奋，又紧张，匆忙之中，将手枪子弹上了膛。当他走到离王永顺家不足五十米远的地方时，被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枪走了火。沉闷而又巨大的枪响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不少村民都出来看热闹。

朝骆九家要了一百万，正在屋里等信儿的二虎、二熊也被这声枪响惊住了。他俩是九家公司的临时工，在公司干了一年。到了年底，工长欺负他俩是外地人，故意拖欠他们工资，还谎称是骆九家没把工程款拨下来。

这两人都等钱回家过年，拿不到钱，回不了家，就把怨气和账都记在了骆九家的头上，他们知道骆九家有个宝贝儿子，决定绑了骆开心，敲一笔钱。二十四日上午，两人在骆家门口，趁保姆回屋取玩具的工夫，将骆开心抱跑了。二人听见枪响，又见王永顺领着三个陌生人进院，顿时全明白了。二虎把房门插好，掏出匕首。二熊用绳将小开心的手和他的手拴在一起，准备抵抗。

宋大队也被这枪声吓了一跳。事已至此，他使了个眼色，让王永顺去叫门。王永顺边敲门边说：“二虎，来收苞米的了，我进屋拿秤。”

“老东西，你敢把警察领来。将来我非把你家房子点着。你让警察放我们一条生路，否则就撕票，大不了一死。”二虎隔门喊道。

宋大队见绑匪惊了，怕绑匪伤人质，没敢硬冲，马上回去向翟局汇报。

“谁放的枪？哪个单位的？水裆尿裤的，还能不能干点啥了。这个案子要是败在这一枪上，我处分他！现在绑匪有了准备，人质又太小，不能硬上，派人劝绑匪放了孩子自首，谁去？”翟局长绷着脸，瞪着眼，骂骂咧咧地说。翟永胜是个喜欢骂人的局长，在他的执政思路中，骂人就是批评人。他是刑警出身，干了大半辈子刑侦，粗来粗去惯了，他骂人常用四个字“水裆尿裤”。

“我去！我对这一带熟。”闫城甫觉得这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尤其在翟局长面前，谈下来是首功，离所长就不远了。翟永胜看了他一眼，迟疑了一下，点了一下头说，“去吧，千万别把话说绝。”

闫城甫来到距离出租屋几米远的地方，扯着嗓子喊了起来：“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西隆镇派出所的。你们触犯刑律，已经被包围了，别说人，连耗子也别想跑出去。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将是法律的严惩！严惩……”

闫城甫慷慨激昂地喊了五分钟，大都是不投降就灭亡之类的狠话，颇有“文革”造反派之间“文攻”的味道。

“少跟我们讲大道理，刚才你们没进院就放枪。放了孩子出去，我们就得被打成蜂窝。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我们扛着。反正孩子在我们手里。”二虎扯着嗓子回应着。

闫城甫又硬撑了一会儿，没什么效果就灰头土脸地回到翟局面前，说：“局长，这俩小子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进盐酱呀！”

“我去试试吧！”副局长段光先觉得自己的水平要比闫城甫高得多，也很想在这么多老百姓和警察的面前提升一下他这个常务副局长的威望。翟永胜没吱声，算是表示同意。段副局长来到出租屋外，他的声调不高，以一副领导的派头说：“绑匪听着，我是东城分局的副局长，现在代表分局和你们讲话。作案和做人一样，都得讲究，你们把一个四岁孩子当人质，不是男人干的事，让人瞧不起；还是把人质放了，我保证宽大你们；要不你们放了孩子，拿我当人质。当然你们还可以提别的条件，只要合理，可以商量。”

“用你换人质？别忽悠我们了。孩子是我们的护身符，绝不能放。你们要是敢往屋里冲，我们就杀人质，大不了是个鱼死网破。”二熊在屋里吼着。

段光先刚上来就当着众人面挨骂被揪，面子挂不住了，他的脸一红，为了保住局长的威严，他用手指着屋，厉声骂道：“小螯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们是活腻了，你们要是敢动孩子一根汗毛，三十多支枪就能把你们打成筛子。”

随后，段光先回到翟永胜身边，气呼呼地说：“顽固不化。谈是谈不成了，攻吧！撕票就晚了。”

看着段光先气愤急躁的表情，翟永胜感觉这顿本应是盛宴的晚饭夹生了。谈是谈不下去了。强攻？决心倒是好下，关键是怎么个攻法，能不能拿下来。他对手下这帮小子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深信不疑。如果没有人质，纵使犯罪分子有枪，弟兄们也敢往上上。可对方手中握着人肉盾牌。一旦攻击失手，绑匪与人质玉石俱焚，这个责任太大了。他怎么向骆九家，向上级交待呀！翟永胜思忖再三，为稳妥起见，向市局报告，请特警支援。此时时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五分。

身穿黑色泳裤，头戴黑色泳帽，戴着黑色泳镜的何铭站在游泳池边，标准地做着准备活动。他一米七八左右的身高，白净的脸，身材匀称，前胸、小腹都是腱子。他趁池中人少的空当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一气儿游到泳池的另一头，一个标准的滚翻又向回游。二〇〇三年，非典肆虐，宜春凡是聚人的娱乐、健身场所都关了，直到今天才开禁。酷爱游泳，憋了八个多月的何铭趁午休来到游泳馆，如同久旱逢甘霖。他贪婪地在水中畅游，还没游到起点，他突然浮出水面，摘下泳帽，向岸上的休息椅望去，好像听到了什么，冲锋号响，特警指挥中心的电话，这是他为手机设置的紧急铃音。冲锋号响意味着警情。他快速游到池边，上岸，打开手提包，掏出手机。

何铭作为宜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一部手机，两块电池，二十四小时开机不离身。这个习惯是职业、职务对他的要求，因为特警是解决特殊、危难险重警情的。大凡需特警出马、出手的，几乎都是大案、要案，怠慢不得。特警支队规定，警情就是命令，时间关系成败。特警必须随叫随到，并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内行人都知道，就随叫随到这一点最折磨人，用一线警察的话讲，两三个礼拜回不了一趟家，三四天睡不上个囫囵觉，死冷寒天在外“蹲坑”，这些都没啥。要命的是不知啥时发案，不知啥时出警，必须时刻处在临战或待命状态；大脑的弦总得紧绷着，心总得悬着；甭管晚上睡得多香，喝酒喝得多尽兴，甚至正跟女友云雨飘摇，电话一响，事来了，都得停下来，走人。日子久了，不少警察的家属都跟着紧张兮兮的。

在公安局，要说其他部门的官，差上差下，谁都能当，唯独特警的官不成。因为这是叫硬的活，不说危难时刻得露出三头六臂，咋也得冲得上去，拿得下来。二十九岁的何铭能坐上特警中队三十多人队伍的头把交椅，

靠的就是两个字——功夫。

何铭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汉语言学方面造诣颇深。父母原以为何铭会是个好捧书本的乖孩子，谁知何铭从小却对拳脚枪棒感兴趣，尤爱当警察，经常揣着把玩具枪，领着邻居家的孩子们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他七岁那年，父亲见何铭迷恋武术，把他送到宜春八极拳名师徐有怀门下，一练就是八年，练就扎实的武术基本功。十五岁，何铭又拜宜春散打王张明哲为师，专攻散打搏击。十八岁，何铭参加高考，三个志愿他填了同一个地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铁了心要当警察。

何铭考进公安大后，凭借良好的武功底子，进了大学散打队，接受硬气功训练，并连续三年获得全校比武冠军。他的招牌功夫是闪电霹雳拳，能在一分钟内连续出拳一百二十次，也能用拳击碎三厘米厚的木板。单掌开砖、头劈酒瓶是他的“家常菜”。一九九七年，何铭毕业后被分到宜春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他从派出所户籍民警干起，第二年被评为市局户籍民警标兵，第三年被破格提拔为派出所副所长。二〇〇〇年底，何铭竞聘派出所所长。分局局长翟永胜虽然很欣赏何铭，但觉得何铭应对、处置复杂局面的经验和能力还很欠缺，就安排他当了教导员，让他再磨练磨练。对此，何铭曾想不通，甚至有些消沉，觉得自己国内警察顶级科班出身，功夫又好，大有不得志之感。

美国“九一一”事件后，宜春市公安局加强反恐工作，特警大队翻牌变支队，下设六个大队，新增警力二百人。何铭认为自己更适合在特警发展，于是毛遂自荐，凭借出色的功夫，通过层层选拔，当上一大队大队长。他和百步穿杨的射击高手——宜春特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齐勇被誉为特警双雄。特警队有个顺口溜：何铭的拳，齐勇的枪，歹徒碰上准遭殃。

何铭把手机放在湿漉漉的耳边。指挥中心值班员命令他马上到东城区西隆镇南岔兒子村，解救入质。一分钟后，何铭冲出游泳馆，蹬上北京吉普。作为特警大队长，支队为他配备了警用轿车。可他嫌轿车空间小，一遇到坑坑洼洼的路就不好使了，自己买了辆北京切诺基，并进行了改装。吉普车宽敞，大气，通行性能极强，驾驶中有种君临天下，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气势，特对他的个性和心思。打开警报器，一脚油门，吉普车轰

鸣着，箭一般射出，刮起一阵狂飙，驶向西隆镇。

4

二十分钟后，何铭刚走进南旮旯子村专案组临时指挥部，宜春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北淮就到了。他是在一个会议上接到四岁孩子被绑匪劫持报告的，人质案子历来是案中焦点，备受关注，解救成功，警察就是英雄，是宠儿，鲜花、赞誉、荣誉接踵而至；如果失败，警察就成了狗熊，废物，警察形象瞬间就能在市民心中降好几个格。他见现场形成警匪对峙局面，担心解救有误，亲临指挥。五十三岁的李北淮是从刑警干起来的，业务稔熟，处事果断，他进屋扫了一圈说：“时间紧，大家谈谈吧！”

翟永胜先把案情简要介绍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已经和绑匪谈了两盘儿。老段甚至提出自己去当人质，把孩子换出来，丝毫不起作用。我们的意见是，请特警强攻。”

“处置此类事件，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何况人质还是个四岁孩子！强攻风险太大，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应以谈判为主。”特警支队长李贺表明了特警的态度。段光先生怕再派人去谈，真谈成了岂不显示出他无能。他摆了摆手，大声说道：“不行不行，根本谈不拢，这俩小子是丧心病狂，随时都会杀害人质，只有强攻一条道。我的意见是，就说给绑匪提供车辆和钱，送他们回家，在绑匪上车途中，让狙击手击毙歹徒，救出人质。”

李北淮听了，把目光投向李贺，像是在问，有把握吗？看来他对狙击手射杀绑匪的方法感兴趣。李贺马上明白了李北淮的意思，没回答，而是看了看特警神射手齐勇。齐勇心领神会，自信地说：“如能同时击中绑匪的太阳穴和睾丸，绑匪不仅百分之百地丧命，而且不会有一点伤害人质的机会。绑匪是两个人，我们出四名射手，两打一，有九成把握。在射击的同时，请何铭大队长带人冲锋救人质，就有十成把握了。”

李北淮满意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已下了决心。他挥了一下手说：“就这么定了。永胜出面负责把绑匪骗出来。特警上狙击手和冲锋手在绑匪上车前解决，记住，即使付出天大的代价和牺牲，也不能让孩子出任何闪失。”众人刚要散去，突然有人大声说：“等一等，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后的选择。”

大家都吃了一惊，谁吃了豹子胆，敢阻挠李副市长的决定，众人顺着声音寻去，见说话的站在李贺的后面。

何铭走进指挥部后，听了几位领导的建议和李北淮强攻的决定，觉得不对路，绝非万无一失；稍有闪失，肯定殃及孩子性命。可按等级规则，有上司李贺在，他是没资格说话的，只是个执行者。如果他张口弄出个一二三，将是对李贺极大的不敬，是大忌。最后他见强攻就要执行，特警职业的本能和责任感让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不再顾忌身份和等级，勇敢地抛出了自己的想法。

翟永胜见说话的是何铭，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他昔日的手下依旧锋芒毕露，个性强烈，咋就成熟不起来呢？段光先也认识何铭，心想，一个科级干部，心高气傲，不懂规矩。李北淮也被何铭的这一声弄怔了，在以往的工作中还没有过这种情况。他看了看这个目光炯炯的年轻人，不认识，从他站在李贺身后的位置看，应该是特警的人。李贺见李北淮露出疑惑的表情，忙上前介绍说：“市长，他是我们二大队的大队长何铭，曾当过派出所副所长，是特警中拳脚功夫最好的，和齐勇被誉为特警双雄。”

李北淮觉得这个大队长既然有勇气在这样重大的场合亮牌，也许有独到的处理办法。他没在意何铭的冒失，简单地甩出一个字：“讲！”

“人质是第一位的，不宜动枪。从国外处置劫持人质案件成功经验看，百分之八十是谈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二十选择强攻。在强攻这百分之二十中，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所以，谈，很重要，是第一选择。不过谈判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时间和耐心。美国有起绑架人质的案件，警察与绑匪谈了三十六个小时，最终将绑匪说服。根据绑架人质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在绑架人质现场，围观的人越多，绑匪的成就感就越强，就越兴奋，甚至是亢奋，心理曲线值不断升高，此时的绑匪蔑视一切，包括法律

和警察。这时以对抗的姿态和绑匪谈，不会有好的结果。当务之急是把围观的群众疏散，缓解绑匪的紧张情绪，将绑匪的兴奋点和心理曲线值降下来，而后再去谈。另外，这两名绑匪既无前科，又不是职业犯罪，只因包工头拖欠工资才萌生歹意，并非罪大恶极。对这样突发性案件的犯罪者，我们不应轻易剥夺他们的生命。还有一点，人质第一，这是处置此类案件铁的原则，何况人质只有四岁。一旦强攻出现任何一点闪失，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意外，绑匪都可能迅速杀死人质。还有一个环节我们可能没考虑到，绑匪从屋出来，很可能抱着孩子，这种情况下，再神的射手也不敢开枪。我在大学学习演练过与绑匪谈判，我想试一次。”

何铭一口气说完，心怦怦直跳。他想好了自己的这次“冒失”无外乎会有两种结局：一是李北淮采纳他的意见，他谈判成功，一好百好；二是李北淮不给他机会，或者给他机会，他没谈下来，那他将贻笑大方。

李北淮没想到这个特警大队长拳脚功夫之外，竟还有如此精辟的见地，不宜强攻的论据相当充分。他果断地说：“疏散围观群众，让老百姓离远一点儿，再谈一次！其他人做好强攻准备。”

临近新年的东北冬天，冷。凛冽的北风，一阵一阵地刮着，吹着，打在人的脸上，刀割般疼。

何铭来到距绑匪房前五米处，脱去棉夹克扔到地上，只穿着毛衣，高举双手，笑呵呵地冲屋里说道：“屋里的哥们儿听着，我是特警队的，之所以脱去夹克，是想让你们看清，我没带任何武器，不会伤害你们。你俩都不是进过局子、蹲过大牢、底子潮的‘老惯’（警察暗语，指屡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犯罪嫌疑人），而是俩农民工兄弟。我今年二十九岁，你们如不嫌弃，咱们就以兄弟相称。警察和农民本来就是一家嘛！我要是比你们大，你们叫我大哥，比你们小，就叫我老弟。”

正在寻思如何应对警察攻击的二虎、二熊做梦也没想到何铭会以这样的口吻和他们讲话，两人相互看了看，同时摇了摇头。二虎说：“咱们眼瞅着不掉脑袋也得蹲大狱了，可这警察还跟咱们称兄道弟，高看你我，真他妈是怪事。”

“别让他把咱们忽悠了。先听听他说的在不在理，对咱们有没有利。”